



城市过路 乡村归根

□梁晓丽

五月的阳光,轻轻洒在江城仙湖小区里,光影交错,如梦如幻。A10号楼旁,两个蓝色垃圾桶,一个黄色垃圾桶,靠墙而放,像大腹便便的三个壮汉,等候在高楼之下。

“我先看到。”“我先捉到。”就在垃圾桶旁,一男一女两个老人突兀的声音打破了小区的宁静。

男的脸上有麻子,人称麻子老头。女的是个驼背,一身蓝花衣,人称驼背娘。他们都先后随子女进城带孙子,孙子读书了,就以捡废品为生。

驼背娘刚满70,进城已十年。儿子兴伟在江城一家建材公司跑业务,儿媳君叶做家政,一个月收入除开房贷车贷,家里的开销,所剩无几,小两口时常为了钱的事争吵。驼背娘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,进城十年,捡废品六年。驼背娘捡废品卖的第一天,捡了废纸壳10多斤,搬到废品站卖,0.5元一斤,卖了5元钱,这让她高兴了一整晚。

“麻子老头,楼上楼下的,你还欺负人哈!”原来在黄色垃圾桶旁,有一个书包大小包装完好的纸箱。驼背娘正准备捡,谁知一只大手先是挡住了光线,眨眼就落在了纸箱上。

驼背娘艰难地抬起头,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碰的那一瞬间,都认出了对方。他们各抓住箱子的一角不松手。哪晓得一喊一吼,却喊来了不少围观群众。

“老太婆,你屋儿做销售又不缺钱,就不要跟我们抢饭吃了嘛。”麻子老头说完使劲一拽,驼背娘就被拽到了地上,她哪能和男人比。这同行是冤家,捡废品也不例外。

“打死人了!打死人了!”驼背娘坐在地上哭天喊地。“哪个打你了嘛!你问问这些邻居。”看热闹的不知什么时候把小区的路堵得水泄不通,但都不敢吱声,怕惹事上身。

“妈,你在地上干啥子?”一个穿藏蓝色西服的年轻小伙从人群中钻出来。

“兴伟,你来得正好,是楼下的麻子老头把我推倒的。”

“妈,起来。”小伙子不由母亲说话,拉起地上的驼背娘就往家走。

“兴伟,妈先看到那个纸箱,你晓得妈受了委屈,还不帮妈出气。”

“妈,你晓得君叶是跟哪个在做家政不?就是麻子老头的二儿媳妇。”回到家,兴伟让驼背娘在沙发上坐下。

“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,今天这事就不要和君叶说了。”驼背娘把声音压得很低。这年头,谁都可以惹,就是儿媳妇不敢得罪。

接下来好几天,驼背娘都不敢去捡废品,她也脸皮薄,怕人家说。这天,

她下楼去买菜,走出小区不远,身后传来:“喂喂,老太婆。”驼背娘转过身来,见是麻子老头,转身就往前走,麻子老头却几步跨到她前面挡住了去路。

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,他们站着说了很久的话。原来,麻子老头把纸箱带回家拆开,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沓厚的百元人民币三扎,还有一个黑色钱包。钱包里面只有一张纸条,黄四毛,1983年5月15日。

麻子老头和老伴说了捡钱的事,也不敢动一分钱,总担心有事发生。说来也怪,就在他捡到纸箱的第二天,老伴在去菜市场买菜的平路上摔了一跤,崴了脚,老伴怪麻子老头不该抢别人先看到的东。

有人说,天上掉馅饼,麻子老头还真是遇到了。可因为老伴埋怨他,那纸箱也的确是老太婆先看到的,原以为就是一个纸箱,谁知里面还有钱,这让他不知哪个办,这才找到了驼背娘。

“老哥,你也几十岁了,这钱咱可不能要。纸箱先放你那里。”驼背娘听完麻子老头的后说道。

“那怎么办呢?”两位老人嘀咕了半天,最后达成一致,要物归原主。

第二天清晨,一张白纸黑字的寻人启事:1983年出生的黄四毛尽快与手机xxxxx的驼背娘联系,有重要事找他,被贴在小区入口的墙上。

可十天半月都没音信。寻人启事贴出的第十六天,驼背娘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,说是晓得黄四毛。知情人是小区的业主,他在电话中说,黄四毛早去阴间了,你们找他干啥子?

还好,从业主的口中还是得知了黄四毛的户口所在地,江城万河镇山地村四组。

接完电话后,驼背娘就找到麻子老头商量,他们决定第二天去万河镇,由兴伟开车。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,他们终于找到了大山深处的吊脚楼。那是江城唯一的一个土家族聚居地,青山绿水,房依河建,河靠山生,雏鸡河天然无污染的水流过山谷小镇。

吊脚楼内,驼背娘见到了黄四毛80多岁老眼昏花的祖母。简单讲明来意后,老人低声哭了起来。

原来黄四毛一直跟祖母长大,他三岁时,父母亲就先后去世,初中毕业后提了一个尼龙口袋,里面装了一把面,一些洋芋,几个红苕就到江城闯江湖了。三个月前,却突然从几十米高的跳板滚到水泥地面上摔死了。

在雾气缥缈的小院里,驼背娘上前握了握老人冰冷的手,麻子老头郑重地把纸箱交给了老人。

从万河镇回来,驼背娘、麻子老头如释重负。年末,记者采访了一批随子女进城的老人,驼背娘也在其中,她讲了她和麻子老头捡纸箱的故事。

当晚,江城电视台播放了新闻,引起社会关注。关爱无收入老人,号召作家们走近这群困难群体,为他们发声,特别是驼背娘和麻子老头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,更值得发扬光大。

驼背娘上电视出了名,乡亲们打电话找她帮忙,说也要进城来,搞得她哭笑不得。在农村,大多数老人都是靠子女养活,子女条件差的,七老八十都还要在地里勤爬苦干,直到老死在那片生养的土地上。

驼背娘说,她只是城市的过路客,有一天还是要回农村落叶归根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

温暖的教育账

□董运生

中国式的父母,有许多是内敛型的,嘴里很少对子女言说“我爱你”,但却从小到大,一直都默默地用细微的行动关爱着孩子,直到脚步蹒跚、天荒地老。

外公离开我们了,在收拾他留下的物品时,我发现了几本1968年到1990年的流水账。在1980年家庭收支记录的最后,我发现了几页用蓝色墨水写的对大舅为人处世的评价,其中不乏严厉的措辞,称得上是诫子书或教育账。当时山上老家还未通电,外公能抽出较长的时间思考并写下对大舅成长现状、存在问题的分析,应该是在安静的夜晚,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。刘家家风淳朴,外公的祖父一辈曾出过人物,在方圆几十里内有一定的名望。到外公时,家道虽不如往昔,但耕种度日尚不成问题。

1980年时,大舅虽未成年,但作为长子,外公在其身上已寄予了克绍家业的厚望。外公时年四十初度,对于人生、家庭已有了颇多的感触和思索。这些文字应该是写于除夕之前,外公对一年的收支做了盘点之后。当时的情形已不得而知,许是当时夜深,大舅已经睡下,外公想说而又不忍喊醒他,故而将想说的话写了下来;许是外公不想在年末与大舅发生争执,而又有许多想说的话不吐不快,故而写下心里话留待合适的时机。在这几页文字里,外公对大舅轻农重商、待人接物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剖析,其中不难看出两代人对人、事的不同认知,和外公对大舅的担忧与无奈。

这几页纸上所写的内容,外公是否与大舅做过交流不得而知,但可贵的是,它们最终保留了下来,让我对外公的过往,尤其是他对母亲和舅舅们的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在我心里,大舅一直是个好舅舅,但不可讳言的是,外公几页纸里所谈的情况,有些确实确实是存在的,真是知子莫若父啊。《触龙说赵太后》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。”古往今来,确乎如此。外公为人实在敦厚,自我记事以来,他的话并不很多,将自己想说的话转化成文字,并在寒夜里耐心地写下来,可见爱子之心切。外公高小毕业,粗识文字,这些话虽朴实粗糙,但中肯里处处透露着一个农人的本分。在外公所记流水账里,留有不少勾画修改的痕迹,而这几页文字,却是一气呵成的,想来是已经考虑了许久的。

中国式的父母,有不少会感到孤独,沟通的缺失或不畅进一步加深了与子女之间的代沟。好在,血缘和亲情是没有东西可以阻隔的。这几页文字,本是外公留给大舅的,遗憾的是,大舅于九年前因病辞世了。我认为有必要保存好外公留下的这份教育账,这些文字,是他留给大舅乃至我们所有后人的宝贵财富。

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的,有些话,即使挂在嘴边,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直接说出来。无论是否说出来,它们都在那里,有增无减:父爱如山,母爱如海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)

鱼虾成群的岁月

□莫测

回老家农村躲避疫情的当天,哥知道从小喜欢吃鱼,就跑去五六公里远的寸塘口水库买了两条草鱼回来。

看到哥满脸的汗珠,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饭后,我问哥有渔具没有,我想去小溪沟钓鱼。哥说,现在小溪沟,以及堰塘、水田里,莫说鱼,连虾米螺蛳都少见了。

“怎么会呢?”我一惊。也就在那一瞬间,那些鱼虾成群的岁月便像过电影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——

说起来,时间也不长,倒回去还不足半个世纪。那时候的我,还是个“天花板上都有脚板印”的小娃儿。当年的农村,没有游乐场,没有幼儿园,也没听说过什么儿童玩具之类的东西。于是,儿童时代的我们除了滚竹环、掏鸟窝、打陀螺、扇纸烟盒盒之外,就是去水田、堰塘、溪沟里捉鱼摸虾捉螃蟹了。

在我们院子北面,有个两三亩地那么大的,终年清水汪汪、鱼翔浅底的堰塘。堰塘四周葳蕤的芦竹、芭茅、麻柳和檀木等,与堰塘里面的田田荷叶绿成了一片。劲风一吹,那儿便成了波浪翻滚的绿洲。同时,也成了我们潜入堰塘边钓鱼的屏障。

钓鱼都要用渔竿的,可是我们不用。因为渔竿在纵横交错的树丛之中施展不开不说,那渔线还常常与树枝纠缠不清。我们在堰塘钓鱼,是用手抓住渔线(母亲缝被子的棉麻线),把穿着蚯蚓的钓钩(从旧书上钩下来的载书钉)放入水中即可。那时的鱼,与那时的人一样,难得吃上一顿饱饭,那肚子大多时候都是饿着的。所以,一见到蚯蚓,一闻到腥味,鱼儿马上就扑上去撕咬,就狼吞虎咽,结果吃了嘴馋的亏。

那塘鱼手掌般扁扁的,平平的;鱼鳞像青苔,还透着青铜般的黄亮;眼睛犹如一潭井水,清澈、光明、干净,可以照出人影来。

与堰塘一路之隔的地方,是一片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水田,我们小娃儿不关心它种什么,只关心哪

块田里有没有鱼、有些什么鱼,我们便因鱼制宜,先用红苕丁、米糠丸等撒好窝子,待鱼群围拢来争抢食物之际,就把渔钩甩下去,诱其上当受骗。然后把鱼拿去街上换钱(八分钱一斤)交杂费和购买纸笔墨砚等学习用具,很少自己煮来享用,因为缺油盐,腥臭。

紧挨冬水田那儿,是一条不知源头在何处的、弯弯曲曲的小溪沟。溪沟虽然不宽,溪水也不深,但里面的水生物却不少,河虾、河贝、田螺、螃蟹、黄鳝、鱼鳅、鲫鱼、鲤鱼、雷鱼、花妖、黄尖和白参等,应有尽有,成群结队。偶尔,还可以邂逅几只笨头笨脑的乌龟、团鱼啦。

平常从溪沟边路过,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或者在水草间穿梭嬉戏,或者在树影下谈情说爱,或者在顽石上闲庭信步。

我们喜欢去溪沟畔打水漂、放天灯;去溪沟中追田鸭、扎猛子。但是,我们更喜欢去浅滩捉鱼摸鱼逮黄鳝。每当溪水枯竭之时,我们就用石头、枯枝、水草、污泥等,把潺潺溪水拦成小断,然后分而治之,竭泽而渔。我们每次空手而去,都会满载而归。

夏季的雷阵雨、偏东雨来势凶猛。它一会向东,一会向西,一会来个东西不分,或原地打旋。短时间内,它就可以把溪水、田水、塘水搅得浑浑浊浊,地暗天昏。把田坎、堤坝冲得七零八落,洪水四溢。被呛水的鱼虾受不了,便纷纷冲向泄洪的缺口寻找活路。而听不得水响的鱼鳅、虾米,则顺着水流,一会冲锋,一会突击,企图来个“鲤鱼跳龙门”。我们借此机会布下陷阱,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它们悉数赶进了虾耙或鱼笼……

有鱼虾的岁月成为过往,那些欢笑、幸福却成永恒的记忆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两江新区公安分局)